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故宗孫明府碣銘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訓導江浦郁珮校正

至元十三年八月

王師渡錢塘下浙東所在繹騷通直郎知臨海縣事
四明孫君奉其母黃夫人在官以養及久將代命家
人御之先歸以避其鋒既受代即辭還次柵墟逢鄉
人言夫人復往臨海且數日君倉皇追奔及之而大
兵已薄城下則與一力躬負板輿窮日兼行翼將先
入未至遇兵母子遂俱踏難死十二月二十五日也
一力脫身以其計馳告家明年二月某甲子奉衣冠
祔鄞縣環村吳魯先塋之次夫人得年若干而君纔

四十耳君以父蔭入官初調潭州司戶參軍轉建昌軍紹興府錄事參軍舉貢及格改宣教郎宰臨海稍進通直郎三試郡曹一領劇縣錚錚有能聲舉君陞陟者葉公夢鼎王公應麟湯公漢翁公合而葉公尤深知君謂其少年能自植立奉母尤盡孝養要為有所見而云也黃夫人於君嚴而有恩公退莫歸必詰其所理之政苟至乎允則喜溢顏間一或未然深加責譙曰我見尔父決事多當否迺易知耳君之先事慮患將以置母於安全母之不舍其子復將相依以生是皆骨肉之深愛母子不能自已之至情而亦豈料夫禍釁之起乃常出於智巧之外然則自盡吾孝自盡吾誠雖死猶生尚何慊哉君諱璫字壽朋孫氏

系出河朔九世祖全照有功澶州當補牙校以攘其季而南遊吳越占籍于鄞之角東廂為鄞人是生宗顯宗顯生忠忠生周周生義端義端生諤諤生允諤布衣領秀縣昌國榷酤而卒喪在殯榷所火起烈焰次汲之允伏柩上呼號失踊繼之以血戶牖廬落皆燬獨葺塗筵几儼存一邑震異允於君為曾祖特授承務致仕承務生枝與其子起予同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於君為祖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累贈朝散大夫南嶽二子起予領質領質君父仕至朝散大夫工部侍郎南嶽早從宣猷樓公端憲沈公正猷韋公游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邃學雄文望于一時嘉定更化嘗詣公車拜疏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罷

歸慨然欲用其學所著書曰海上藁歲于家孫氏八世二百年善植而益滋孝鍾而屢顯積誠累德天實臨之人實信之然能致祝融回祿之潛燹息燼而不能使斧螳鋒蝟之回面革心豈天道無知有時或然而其可恃者則未昧也君娶莊氏子男一嗣明將仕郎死亦三十年孫男三元厚元佐元蒙曾孫男十有一重紀至元五年其歲己卯距君葬六十三年矣貫游郵還次餘姚元蒙客授是州道君死事悒悒不勝哀恫若欲祈貫爲辭以泄其湮鬱之思而重於言焉又明年至正之元貫蒙

恩召還禁林元蒙迺以其狀并錄三世幽堂之誌寓書拳拳申前請貫悲君之遭難罹凶者如彼而喜其嗣慶紹聞者如此則為序而銘之銘曰生孰爵之死孰搏之母子天性孰構虐之母實有子子實有社幸生遄死駢首膏野維孝維慈有不亡者尔世工儒蓄盛涵深將騫將翔鍛羽而沉有令子孫思廣德音不昧維神尚赫其臨

瀏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繼之姓張氏諱繼祖字繼之世居婺之金華為金華人張氏出軒轅之後軒轅氏五子其一為弓正以其業氏唐有龜齡始居金華後乃去隱東海上龜齡即志和自称玄真子洎波釣徒者也至今縣多張氏尚皆稱龜齡之裔然代遠宗湮莫可考矣曾大父諱宗義大父諱大能父諱景巖三世皆隱約田間力田以

自封殖而其家浸裕則始於大父繼之早孤大父知為令器特愛異之使從學城中而繼之亦克自奮厲課誦讀晨夜不輟天未曙挾冊映簷光而諷繹之夜分燈屢涸猶吾伊未絕養其氣以充其所學充其學以必見於行其志皦如也延祐間郡上其才行得署饒州雙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至則究心學政復其侵田為之圖其廣狹之形稽其步畝之實刻石學官以防姦制弊會守貳闕大府檄繼之攝承郡事時歲荐侵道殫相枕藉方下令勸分賑飢繼之為設方畧使待券左入受粟右出區畫既眾無壅闕竟事帖帖無譁二年以大父喪棄歸視窆道遠予告滿百日以例免重紀至元五年月至

南還將赴調京師未行而卒五年己卯十月廿三日也繼之沉毅質敏言論忼濂要為發必有合於義少讀史至魯仲連傳見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奮然抵凡曰士當如是而已其於嗜善疾惡如口之於味無弗得也大德中縣有桀黠吏酗虛於民民皆恇怯莫敢觸其鋒者繼之疏其姦狀訴之部使者詞直理順卒寘吏於法而繼之亦無幾微見於顏面繼之之有蘊于中者百未一試而遂死矣使其再轉得百里之地以少展其志其所樹立有足觀哉繼之生至元丁未得壽五十二娶唐氏子男三道慶道生道友孫男三墳墳坦孫女一尚幼葬得吉卜于資善里天山之麓將以至正元年十月辛卯窆道生以潛溪

宋濂所次狀來泣拜請銘予惜繼之有致用之才而不幸溘鬱弗獲自致於用迺為序而銘之以慰繼之於土中而且以塞道生之哀忠焉銘曰
玄真自放于畋于漁以游乎玄樂道著書長山之陽有植其間世德綿綿不渝以胥繼之強學幾聞於儒耕不逢年豈繫菑畲有子而令尚食其腴載德維辭刻在幽墟

元故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巫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張公墓碑銘有序

南官張氏其先蓋安平人金季嘗徙宣德又徙南官南官為真定府所統縣故張氏塋在其縣將相西鄉

此杜村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府君祔第三域府君卒葬二十五年而其子國維自吏部侍郎出守濟寧升秩三品贈府君至東平路總管階亞中大夫勲輕車都尉爵清河郡侯國維服承休寵循念先德將鑽石揭辭以貽世訓嗣乃使來請文則為序而銘之序曰府君諱演字某弟知力學長以文法無害推擇為其府掾宋平大選州縣官屬燕南按察使適以府君名上初試潭州湘陰縣丞改江西權茶都轉運使司知事行御史臺察廉舉其績遷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知事在官以病免廉訪使者復狀府君遺逸上之調瑞州瑞昌縣主簿兼尉秩滿真主建康漂陽簿漂陽升州移義烏府君時年七十又一國維由

中書東曹掾擢江淳行省左右司都事當以事如溫州謁告來拜府君捧觴上壽意愉愉如也期以冬還奉府君就養錢塘未及期而旋笑語益懽曰吾溪尔久矣是夕疾作因留侍醫藥踰旬而卒即載其柩與北歸又四年始得視窆卒以大德五年十月廿一日窆以九年某月某日府君在江西值中更茶法或謂宜倍賦府君獨言江南新定多取以自利不若薄征以利人議者多是府君法得不改在瑞昌完曹廨署興起學舍作大役而力田之農見其楹桷之煥美而不見徵發之及已比境有疑獄當讞輒移府君就鞠雖鉤得其情而論法常務平允在漂陽歲部糧時大旱貧民實不能具春藁出俸錢市粟代入其輸來

義鳴未久民知其善人長者喪行巷哭皆東盡府君外柔和而中健敏居官治家細行必飭方是時同府舊寮多列顯要府君能一抑首降氣則美爵豐祿可指取也然養完守固坎壈終身而蓄其贏餘卒受榮名之報其必於天者何若是信哉府君之父諱德林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清河郡伯母石氏清河郡君府君之配清河郡夫人白氏先卒子男二國綱管領真定打捕民匠提管國維巫中大夫濟寧路提管兼管內勸農事兼本路諸軍奧魯繼配苗氏無子卒林氏亦卒子男一國紀孫男八樞棟朴早卒某某昌寧永寧孫女五國維字輔卿庶十官嘗以德安屯田總管出議鹽法山東其所因革定

著為令材問蔚然為時知名人故卹典行得褒贈府君自朝散大夫冀州尹上騎都尉清河郡伯以載膺今秩蓋古之人祿不逮養則無以及乎親而迺茲克自樹立尚傲 沛渥以有爵級勸忠興孝之道抑良顯矣繫之銘銘曰

君子觀時用謙治盈惟卒舒舒不潰尔成繫彼流坎既抵既平疏為濤瀾亦順無傾昔公仕初豈有過計必即其優必要其至矧是沒身間閱二紀乃承

寵章乃顯奕世本於天者有抑斯崇氣至誠存聲竅徐通不錮其微不枿其充穠之藜之獲之屢豐是豐匪多公子令善世猷以升惟克允踐

大帝界矜侯圭侯冕賁于泉幽碩碩憲憲公侯之宗

墓則有儀桓碑六尺載趺以龜爰刺斯銘釁塗用儀來省來瞻孫曾具宜

塔銘

萬壽長老佛心寶印大禪師生塔碑銘并序
佛心寶印大禪師正席萬壽十有七年諸緣既稔百廢具脩言隨道流緇素歸仰其大弟子等因入室次合掌稽首而白師曰身如虛空緣有患生剎郵歷劫形蛻神留昔吾佛祖觀法達變雖存不存示作標指是宰堵波何間生滅以幻待幻有非幻者我諸比丘將為大師鑿深攻堅豫卜巖域辟則聚沙即以成佛豈不百年非見實見於是禪師植佛微笑為作證明塔成其崇三十尺而趾之廣三分綢二在高梁河西

漆園昔金天會中萬壽初祖青州辯和尚提洞山宗旨鳴道發源閱代三十有八而禪師實纂其緒以大其承禪師名思慧字訥翁建寧浦城黃氏子家世文儒學甫究轉徙齊魯遂依東平鞍山新公年十九新為祝髮授具出見東峰滿靈巖順皆嘖嘖器許瓶笠遊京首參林泉倫公復從東川讓公拈機英朗川信以衣頌命開堂勘驗學者出世夾山遷盩山又遷中山軋明退隱萬壽會萬壽席虛衆請補處三遜而後即事凡脩嚴祖德會同二塔築丈室東軒作聖壽下生院新邸舍復侵田種種勝曰皆以慈忍力而得成就名德彰升

仁宗皇帝詔錫銀章領曹洞正宗諸方衲子來學

師以萬壽為法奧青州為不死嗣音有人信哉天量雲外岫公在江之南最踰洞山星鳳將示化遺戒其徒奉書疏走半萬里起禪師脩丹霞宏智故事禪師曰吾住山三十年如孤舟抵岸倚著自在何能以身而更徇物即拈香為岫說法謝遣來意然則是諸比丘累塔信道而期之永壽者不猶賸乎鮮梁柳貧時官頌臺輅所聞睹爰作序偈偈曰
塔在世間吹累一塵載地不塵學山與鄰陶甃琬石有京衰有因成之自我尔以為神若何所見分別同異謂是法身無生滅義生知涅槃滅見舍利人塔強名等無二器衆諦之來顛倒其中以鏡取照影實形空我訊萬壽非廓而通我瞻靈峰非積而充是浮圖身

璠寶印愜本無所藏由智願集但見滕光從一豪入
如琉璃樹如黍珠粒自性圓明著處現前一爪髮膚
毛孔萬千對此九石說法熾然我尔重来後五百年
墓表

元贈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金府君阡表
府君姓金氏自其上世占民數婺州浦江縣至府君
尤愿慤有稱于鄉盖晚而見其子德潤仕學有端緒
遂以考終延祐三年去其葬八年德潤寔來京師具
凡世業行治丐文翰林學士丞百廣平程公亦既植
碣隧上又七年爲至治三年

今天子始正大寶下詔改元嘉惠臣工寵及其先申
定褒卹之制自一品而下正從品各七階官勲壽次

老於是德潤以承事郎爲常州路宜興州判官品在
第七得贈封父母妻明年五月

命下即用所得官贈府君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
其配吳氏追封宜人德潤拜受感泣尋以書走京師
乞辭於其鄉之友柳贊曰惟吾父流慶啓祀以施及
於德潤故德潤自著仕籍四遷而泰今秩遭逢
聖代廣孝崇仁遂徼

渥澤被飾泉壤實惟踈渺小臣之至榮然累善成德
不耀于躬而卒延昭于我後人者抑有自来德潤將
謁告大府歸奉

命書哭奠墓次若假茲窆石劖識厥美以示子孫則
於法爲宜敢藉是有請贊方執筆隸奉常以誅行銘

功爲職而君又以義請而可以讓昔吾鄉先生陳文毅公有言浦江在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犇湊民生其間徃徃樸茂質實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僞行而長吏至則相與安樂之雖古書傳所載禮義之俗不過如此蓋自以爲他邑所未見以貧劣所逮聞則若府君之輩流儕伍幾足以當之而今四十年中日遷月革寢與向異力農務木之習亦少衰矣觀府君克薦於其身而有俟於其子孫則樸茂質實之遺其報施久近豈不卓然可徵哉然則爲之後者無愧於其先則無愧於其鄉所以承藉

國家之休寵以自芘賴其來襲者庶其在是府君有三男子其中子則德潤也吏部方錄其平獄之効將叙勞進秩駸駸用於時金氏忠孝之澤其益滋乎泰定元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初吉徵事卽太常博士柳賚撰

代張公作官原墓表

先君棄諸孤時某蓋始仕祿不還養也於是太夫人方未衰某迎侍官漢鄂遂來京師忽念歸曰吾廩人事不復出已既數年卽世距先君卒十有九年後六年爲至大二年始忍死啓先君之殯合葬于官原兆次其明年某登

朝恭議樞密院入中書爲左司郎中屬

武宗皇帝推恩內外詔凡臣工咸得追寵其先遂贈先君中順大夫上騎都尉封清河郡伯太夫人清河

郡君亡幾某自免歸奉

誥哭奠墓下且將脩治先廬奠朝夕護眎松柏重伸
霜露之思而兩浙轉運使命下復隨傳去又六年
今天子大廣孝治申定褒典自一品而下正從品各
七階官勲爵次差某適以非才備數叅議中書省事
秩視三品得贈封二代於是先祖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封河內郡伯祖妣劉夫人河內郡君
先君贈亞中大夫祕書太監輕車都尉封河南郡侯
先妣河內郡夫人又明年某由叅知政事除工部尚
書數月遷宣政副使品在第二有司加贈封如制
進先祖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內郡侯
祖妣河內郡夫人先君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

軍河內郡公先妣封如故某材智淺下弗克肖似每
惟先君訓言在耳敬已勤

上夙夜躬躬故自出入班著餘三十年致茲泰竊塵
列侍按有祿有位是皆祖考積善成仁不享其隆以
施及於某遂得遭值

聖明澤霑幽壤重封綦爵褒榮光大實維

國家寵綏臣子之至恩然稽厥世美則所以委祉乘
貺于我後人者抑有自矣先君履行卒葬之詳有隧
道之碑此不著著其顯受

命數於

兩朝而可以芘賴來藁者如右延祐五年歲在戊午
三月十五日丙子男中奉大夫宣政副使某表

武德將軍劉公墓表

武德將軍益都潘萊萬戶府管軍千戶劉公既歿葬之幾年其孫源齎爵鎮守龍興將北歸其鄉樹碑公墓著其功伐表示來世翰林直學士李君伯瞻爲之請辭於余蓋千戶初起民伍署爲軍校在滕國武愍公麾下號爲材勇善騎射每攻城掠地常先登陷陣最其功籍至錫金符長千夫固宜錄之忠武將佐之略矣學士武誌孫也余嘗撰次武愍功行文之建昌新廟之碑知其善戰善陣而能克成厥勲者抑豈無資於瓜牙之助哉謹按千戶諱用世家遼東自其父諱福始以親王移用哥管驅戶官未居淄川故今爲淄川人福

既老千戶遂承其職至元六年以丁戶隸軍簿郡檄權署千戶九年武愍受詔南攻襄樊千戶實以其軍從三月破土城先登以功受賞十年正月破樊城又有功第其次上之迺真受

宣命以千戶領元管軍十二月破武磯堡據其木柵四重決濠水灌城中即以其所樹雲梯登陴殺獲甚衆會行省官分道進兵千戶復從戰丁家洲殲其軍奪其戰艦功狀上十二年命下進爵武略將軍十五年九月還從武愍南征次廣州敗王侍郎軍闔部口又敗凌制置軍海珠寺下十六年正月與宋兵接戰崖山千戶手獲其都統制祝永昌副將孟德又得陷

陣軍人韓松以歸而宋之遺燼湮滅無餘矣凱旋第
功即加武德將軍錫佩金符鎮守龍興千戶二子長
世恩有膂力能挽強命中自武愍南攻常挾弓矢以
從崖山之戰武愍出奇計作射棚度與南舡相當選
善射者七八人命之射而世恩與焉絃不虛發自卯
至午陸秀夫遂抱守衛王赴海死初以行省知印權
署銀牌揔把命未下旋得耳疾以其弟世英龍父戩
屢以功進爵在軍餘二十年慨然曰昔吾父吾兄少
長行間間閱百戰出萬死中賴

國威靈受

主師成笑以獲斯寵今吾兄之子已能荷戈帶甲宜
從世嫡之例還其祿秩吾退居田里私心安焉

得踐其世官在軍九年舉戩不憚又能得士卒心可
謂克承其家者哉千戶娶楊氏墓在淄川之明水鄉
黃朱店南阜下予觀自古偶夫

興王之運而顯建功業之臣豈出於單智獨斷哉必
有爲之輔翼左右者矣方武愍征南之師秉仁蹈義
所向無敵計其一時如千戶之以戰多名在賞典者
無慮數十人而今未及五六年世已鮮有傳者則
夫託之金石以貽永久寧惟子孫之責亦固世論之
公升降所繫余雖不敏尚安得而辭天曆二年歲次
己巳夏四月丙午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資
諤

太康王氏扶城墓表

異時蔡金訖錄河汴塞流天兵所次勢如奔電創殘
艾滅豈間良窳故夫閭居巷處之夫有能出一智建
一策全百十於膏血之中則天必封培其後使世食
社報有加無已蓋以爲均覆均載並生並育乎時則
友助相資遭變則保抱弗貳吾寧枕藉以駢就死所
而不忍睽隔以獨覲生存此所謂義也而亦分也天
顧何能私寄豐嗇於是人哉太康爲縣在夷門以東
縣有小扶城故嘗置縣其地岡阜完厚水泉冽甘其
封樹隆然以高者王氏之墓而王氏縣人也初歲在
壬辰汴京已破師靡縣境民奔竄四出莫知向方王
氏有諱義曰七府君者獨先與其六兄鑿地為窟室
度可容數百人凡親屬里黨之願以身來歸者悉納

寘其中又時出營取糗糧以賙餉之他日六兄竊歸
其舍道遇哨兵爲所掠致府君奮百死以計拔之而
兵亦卒不能害亂既定凡府君之家與依之以生者
完輯如初而比近井落至百里無人聲府君七兄弟
居同室食同煬同生同死自少至老莫名一異由府
君之順成之也中統始元南京諸路都總管府檄署
府君太康縣尹府君爲時賦調以供軍勗耕殖以重
本縣以理聞無幾棄去退然邑里間人人知爲謙謹
長者中斥已田給宗婣畀之券不爲毫髮吝惜至元
十一年春秋七十又八卒家即葬先墓之次其配李
氏少爲令婦老爲賢母後府君三十六年而卒年八
十六至治二年第三子元亮升

朝以恩贈府君從仕郎追封李氏宜人泰定二年元
亮進奉訓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品在第五
加贈府君階奉訓大夫官汴梁路鄭州知州勲飛
騎尉爵太康縣男李氏加封太康縣君於是去府君
卒葬餘五十年而天恩便蕃寵及門祚生有祿食歿
有号榮向之所聯矜接者或泯泯無繼或厓厓未墮
獨王氏之宗前承後引聲光日起支庶日滋謂樹德
不由乎入吾不信也然則府君之全活屬黨於万殞
一存之初亦願吾分義之可爲而爲之耳初何嘗有
計較封培之心焉觀其所致逆其所施嗚呼果哉府
君三男子長成行司農司宣使早世次中殤又次檢
校君也二女皆嫁里里中宣使子男三女二孫男女

各四檢校子男三女四孫男二檢校字長卿以明法
選使臺部由中書左曹掾爲斷事官經歷光祿寺主
事嘗鉤校徵理麴材欠緡爲鈔三千定而琦語聞有
旨登之賞典時論推其清幹方積年勞馴致顯融余
見府君之累爵重封未艾也泰定四年余以文學繫
官江右長卿不鄙而與之遊具論其世如此請余辭
表諸墓上余又聞長卿言家有金源補官誥知其上
世嘗封上護國而亡其諱誥雖不完至今存焉則王
氏之啓慶其源固有自来迺爲考次行業使歸刺冢
石以俟且以厲時人其有發哉明年泰定五年歲次
戊辰春二月日在丁酉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柳贊譔

雙峯先生墓表

雙峯先生卒於至元丙子而葬於大德丁酉死骨既朽宰木加圍距今將三紀孤崇善亦且老矣迺始勤分其外姍項炯可立請子曰昔吾翁學得於已而信於人人謂其必將有以自見就令不大潤澤於時顧豈不能取世一科一級如射者之必至於彀而巧與力遠垂得復失晚遭改物以幽鬱死尚幸家書一二僅存餘澤未盡殄滅惟是隧間之石未有刻辟敢以狀私于執事使崇善它日有以下見吾翁而吾翁託不朽焉是在執事而已予忝可立久敬之交而皆業於文不鄙見諉其何敢不諾然而聲迹不相聞也輩行不相接也徒將考言諫行則有馬氏之狀在馬

氏名良驥先生之友而參政眉山楊公之客也詎欲我哉按先生車氏初諱若縮字經臣後更名掾而字既行矣學者尊之配其德稱雙峯先生車氏籍于台之黃巖謳韶里斷自永嘉徙來計其時固唐末五季之交也曾祖諱瑾隱馬家山有至行名載郡乘祖諱似度父諱景山皆老於儒先生少警敏而學又早成年十六與其父偕以名上春官不中第慨然曰吾家數世湮鬱不遇我豈能終與造物競哉然聞皇帝王伯之略道德性命之奧由學以致碩吾力有未至耳乃與從父兄諱若水字清臣合志而共講焉久之覺胸中浩浩叢而為言闕放無涯浹於是車氏之學擅雄於州里間王華父守台新上蔡書院城東東湖上

首以賓禮致之雖政事微有關失亦藉以弥縫調齊
兄皆以學故也咸淳未公特恩授官得迪功郎調建
寧府浦城縣尉郡守趙公景縉薦其學行而丞相王
公燾亦雅知先生有史才將延入史館奏方上而國
事去矣丙子間兵棘倣興盜鋒札熾先生蹙蹙不能
容去之曾祖隱處馬家山隱焉遂以其年十一月癸
卯卒馬家山得壽五十五子男五濬老瑛老天漳孫
爲從父兄後與先生同學而成者也次崇善瑤老配
賀氏臨海大姓女先生卒時崇善瑤老尚幼賀夫人
攜之三徙遂依外氏以再造其家進二子於學有母
道焉卒至无癸巳八月庚戌年六十一合墓故所居
里鳳凰山之原十月甲辰葬之月也孫男七伯湛公

公果采伯毅伯禮伯成延年孫女五皆嫁為士人妻
曾孫男七女二當先生自力於學時里中仕者雲起
門戶烜赫過者不敢側睨未五十年已聲銷景絕丘
墓所在夷為瓦遂而先生之世卒然秉禮方以昭德
炳幽為事則天之定勝久矣初先生之季父韶溪先
生諱安行早登潛室陳氏之門陳氏為紫陽文公高
第弟子其授處最有原本清臣既委已就學得其宗
要而先生又繼起從之凡天人之精蘊義理之淵微
毫研縷究節發竅露知之而必可言言之而必可行
若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運行春秋疆理禮樂刑政
之分合孔門諸弟河汾關洛之緒傳荀揚佛老縱橫
捭闔之機籥會稗衆說歸於至當則有性理要指訂

覈禮經分判制度謂喪服之親疏隆殺深衣之續衽
鈎邊雖家禮之證定註疏之引據亦庸有所未盡用
廣頭在下之說以改正深衣辨內外正降之義以圖
列服制其學蓋深於禮矣清臣世謂玉峯先生所著
書若宇宙略紀別自傳學者而先生之書或在或亡
則台人類能言之而世未有深知之者系曰學以善
已而行非其覲也言則成文要以知其類也屈信者
時是尚論其世也錮深藏密繫後人之利也

金谿羽人查廣居墓表

查君臨川人姓查氏諱居廣字廣居少入金谿望仙
觀愛度爲道士復去之上饒龍希山中從廬阜黃尊
師石翁學爲詩尊師愛其類已授之穀率裁以尺度

君更感激自奮嘗東游至鄞海上還渡浙憩扁林山
久之得楊推官仲弘詩七言今體肱其雄浩又得范
太史德機詩五七言古今體服其清峻皆手抄口誦
心領神解期与之俱化泰定丙寅余以提舉學事泣
豫章君將游匡廬過之與極論詩道而余銳欲翼君
以進會時暑不果往因橐其詩西之清江百丈山求
太史之廬而卒業焉太史亦欣然定其可傳者五十
餘篇序爲學詩初藁以張君之志明年君即館豫章
還往益熟論議益切又明年余受代去君悒悒不勝
情余曰君方外人豈不能復入東謀一再會乎君強
笑頷之初與君同爲詩者危素太朴後與君上下頡
頏者王漸玄翰揭車子舟余寀善是四人以爲江右

後來之秀而素乃以書言君死矣余為之西向哭哭已則曰天果不欲昌吾詩乎胡為使君之駕將騁而遂躡乎又胡為不葆君之玉未磷而已歟乎余壹莫知其故也君早孤質厚而近迂所交多畸人靜士推嗜佳山水杖屨所歷攬結竒秀資之賦詠無遯思焉使幸至中壽則不懈而及於古獨詩乎哉君以天曆己巳秋得疾卧鐵柱延真宮其冬十二月道友鄧居明與其徒葛世蕃迎歸仁壽觀卒其月庚戌年四十六明年正月戊午為窆葬犀原臨川處士孫君履常奎章閣郎官揭君昇碩武夷徵士杜君原父尤知君君之墓素既銘而納諸幽矣又欲余言表墓以賁君於地下素之善君有始終哉是年至順改元歲陽

年秋九月既望東陽柳贊述

博誌

亡妻墓誌志

貫亡妻盛氏諱淵婺之蘭溪人生十有九年而歸貫得年六十一終于寤以重紀至元三年丁丑歲冬十二月甲申葬下梅塢子男三卣同白孫男三柜穎穆柜天始貫為國子博士恩封宜人再以貫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加封浦江縣君生宋咸淳庚午八月一日歿至順辛未十一月九日兆成先窆俟吾他日同窆太常博士柳貫誌于玄輓納諸其幽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三

銘

豫章樓銘有序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訓導江浦郁珎 校正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城豫章其
郡名也迺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于城上
實備雉門之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為治格章明則民
胥悅豫有以靈承

上恩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既南至大合燕張樂以
落之相臣臨席賓寮列俎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
增壯南服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貧貧不
敢讓為之銘曰

維星有野維地有區九士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

亦禹所敷春秋戰國捲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闢邑郭
畫茲豫章曳楚引吳漢曰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既
海涇嶺阻洪始名州廢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
觀察節度憧蠹麾符作鎮開藩列城受呼守牧之良
若史有譽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更府弼孝義則踈
以年而命稽實本虛

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既定南紀旋安里閭時哉

俗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

世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道其潛其躍
乾道與俱異指同音革之迺孚遂商宰且建行中書
以張國威以宣廟謨亦訓亦齊無劉無拏課則民庸
賦則兵車謹脩侯度職貢方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

其北柴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煩戒徒凡四星終
若閱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今省署堂昔雌塗
府舍潭潭孰啓新模據勢雄尊象乎紫樞兩觀之間
有列闈閣疏為脩闕達及交衢扇燼揚埃忽不須史
宰臣曰嘻責其在余余有兵民念瞻所於譬諸服衷
袂則有裾函書驛聞報幾官帑大寮部役令丞具需
陶埴斬材工來于于層構勃興鵬騫蜃噓翼翼闡楮
隆隆棟桴其崇五仞其廣百膚上宜綴筵下可建旂
雲宿藻井霞飄綺檻西山晴翠時落堦除如憑廣莫
如挹方諸湖淥右况江瀾左紆于帆輻集萬屋鱗鋪
警夜嚴昕有鼓鐔鈺有節于振有栖漏壺坐息徒倚
有亭有廬亦有遊氣不攘而祛宰臣來登稅駕踟躕

曰今高朗維昔隘洿匪增匪埤匪剔匪剝度不在奢
名不在誣即榜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示民不迂
尔卜牲虜尔謀燕胥我有嘉賓尔肅以趨上公維宰
玄衮繡襦色笑娛賓其虛其徐殺哉既升醪漿載斟
吳絲蜀桐趙玉燕姝碭極之戲角觝之夫次舉交陳
卒徹虞虞誦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蕝易彼折爰
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果谿猶迹之麓治在郡縣
謂若蒲盧古然今否問牧棄芻宰臣維垣志範其驅
大閑克正小體自紓繫此江粵夥民曠墟八夫四耦
三歲一畬畝有遺秉野無逋租繇宰臣賢仁涵義滯
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瞻臺隍飛閣渠渠臨茲治城
如承盥盂由穎陰侯爰始鋪椽歷數千年者筮應圖

洪惟寶命天降神扶非赤宗支一本而萃前星次焉
麗于南弧熒光所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孤
宰臣作樓非以聚醜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
豈樂以訐陋儒屬辭寶繁且蕪請命剡工託諸砮砮
拱北樓銘有序

杭為江浙行省治所門雉之制宜壯且麗蓋吳山橫
截治城中如龍鸞翔集不崩不蹙舊即東垂築為門
闕而交衢達于其下比歲大德已亥始因宋朝天門
遺址闢隘埤高冠以飛樓為其楹戶之止向也扁名
拱北示尊

君親 上之誠焉閱三十一年天曆己巳十月樓燬
省具聞中書以為樓宜省東南兵民踣令胥此焉出

宜先百役新茲崇搆以竦視瞻不踰時報可迺以圖
昇府使揆材庀工梁棟惟良畚築惟堅樓成而旃拱
騫飛聖塗昭燮加於舊矣起至順庚午七月明年九
月訖工凡役工一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縻鈔以錠計
一千七百九十有七米以石計二百九十其崇

天縱廣

尺視其役者抗府達魯荃赤

荅里馬思的泣其成者行省平章政事易釋董阿公
而左右司都事鄧巨川實佐經畫又三年為歲癸酉
始礪石請文用著成績文曰

皇有九有洽于大同基命定命憲天惟聰保邦制治
建侯樹公提封四海其旅牲牲堯舜博濟猶病乎仁
井牧分疆維以範民勝茲越吳寔古南服闢省命

江閩併屬界之嶺海繚以溪谷粟米麻絲監鹽茶舜
服噐之貢充物航輦歲實王府有式有典東南大藩
日維錢唐前臨潮波四周臺隍吳山中亘距奮翼張
有截崔嵬有崇闔閣兩觀之間有閣渠渠闌檻址嚮
實拱皇都迺歲已巳守者弗恪融風書揚焚巢蠹作
曾是岌堯化為冥漠宰臣曰吁天工予代是心魏闕
無乎不在一樓之興民所瞻對予圖窳新維時是日
迺度土功迺發官緡相彼基搆益之廣輪其材儲杉
其飾髹丹雕樞繡栴霧拱雲鸞觚爵騰擎如濤涌山
望氣占氛亦承亦序壺氏縣壺鼓人繫鼓以警昕昏
以戒廬旅商出于塗賈藏于市夷有奉琛使有結軌
塵海憧憧覲是瓌詭來游來登稅于高層風清瓊宇

星貫玉繩江湖兩漚日升月恒昔在李唐武勝名軍
揚益次杭章章有聞錢氏建國百年四君宋初藉土
爰擇牧守涵育既優民訖于富偵資化居工尚文鏤
燕遊以時惟豐故豫築臺擗亭判巖治圃騷人墨客
興言能賦豈若斯樓雄據高明不專序實不主觀兵
引首北顧咫尺神京裊京嚴嚴民環拱之如轂斯運
我約其軹如網斯張我挈其維庶民惟星師尹惟日
其分雖殊其誠克一左陟右降如承宥密斗牛之壘
方半萬里大微分光周是四履宅揆良哉氏胥樂只
上公惟宰宰士惟僚寤寐先憂罔不夙宵金穰歲兆
玉燭時調諸侯之門曰應曰臯有攢畫戟有建駢旄
威行令施無淫無愆星河在上民物在下樓觀巍巍

有截中夏侯度克脩純錫天嘏嘏吾敢私為
天子壽化自北南實饗實右勒辭山石敬拜稽首

養正堂銘有序

大興君耶律公作堂于信都私第比參政江渚行省
日翰林學士承旨趙公為大書養正堂揭之楹間
朝夕觀省有擴充而無懈怠所養所存顧何嘗不在
於斯哉贊為之銘曰

肖形兩間莫直匪人顛圓趾方載以一身尔心之大
埋勝故純尔氣之積志壹故神承之葆之在識厥初
勿亢以極勿淪以污勿舍其車賁趾而徒勿腊其毒
噬肉及膚曾是幾微一動一靜有順無違曰此成性
涵之在中則莫吾病惟敬則存惟怠則騁敬怠之分

間不容黍乃相先民示尔繩矩維克端蒙廓大其宇
不雕以完心焉童殺以之應物泊無迎將以之制變
反于真常繫信都公含和蓄剛其發不抑德盛流光
其光既流內美益充謂美伊何養心於中亦施諸人
弗耀而躬顧瞻堂楣名昭義豐我嶷其訓正以受美
反正為非得正為是終日射侯維鵠斯視君子求仁
侯鵠實似神聖製字之与正對目所擊者道無不在
是心經綸昭晰勿昧我銘公堂以諭諸內

蒼劔石銘

越 磨官林君舛大畜奇石脩勁秀特植置官署
庭 貞肖剛石猶人也予過山陰見而愛之乃為
石 號作蒼劔石銘

誰為龜枿與雲吐霧誰為砥柱截波東注誰戮防風
骨骸撐性有植之脩非築非故不缺而廉不窺而窳
如英瓊瑤如玉欄具既庭既直亦峻亦武字之蒼劔
以配寶璐使鎮郊蒞百神尔主明德惟馨式穀是与

辭

陳貞命字祝辭

予友陳君子仁之子貞冠而筮賓字曰履元亦既協
於名矣夫元即善也履之而行仁智兼用成已成物
之功不其至哉貞來問義乃辭而祝之其辭曰

軋有四德繫天而行自元以始歸復於貞上戴下履
亦順而承陰陽之際闔闢降升剛柔相交出入相乘
不楛夫氣不囿夫形方其既翕已張其紘及其遂舒

愈韶其英春必有夏久必有徵使冬不春沍陰以凝
變而適正化道乃成體天者人粵惟心稟仁首四端
與生俱生生以顯仁智以藏精粹焉拈耕蟬彼春榮
不斂其實曷望其萌不挹其冲曷就其盈體驗擴克
一本於誠悅親信友已分既明推之事物豈有餘贏
陳生甫冠進學烝烝勇名冠字字則依名貞字履之
維以訓程新新不已善昇元并植本既固履善無傾
去爾勇志爾毋矯輕習爾幼儀爾毋近刑允茲學功
聖猷是經吾豈蝸蟬啁啾自鳴其以予言質諸禮庭

鄭泳冠字祝辭

吾里義門鄭氏之老順卿者吾友也莖得穆日始用
二加之禮冠其諸孫泳而責之以成人之道焉不鄙

戒賓過采襄陋夫既與聞酌醴字實予責予惟泳以
潛行為義潛行乎大川而涉其津涯有從容暇豫之
意無造次急遽之容古人每以適道譬之有自來矣
而順卿又方敦泳以學予聞諸易範潛之為用不既
大哉乃為製其字曰仲潛復申其義為辭祝之既以
承順鄉閭家之美而又以觀泳之績于其成者固在
乎此辭曰

古人重冠維以責成其成謂何反身西誠忠君信友
事親從兄由乎仁義至於踐形三加有禮禮不虛行
筮賓命字為敬其各尔生鄭泳早嘗受經未離幼志
已及弱齡設筮弁首古訓是程吾觀於水析義甚精
水圓以折流而不盈自夫發坎達于四溟淪而為潔

渚而為榮剝舟任載僅若浮嬰負羽不勝由弱故傾
柔而能剛孰与水爭知其性者不將不迎潛泳其間
維順之承過涉必減浚恒匪貞譬如學功蓄能致身
自彊不息宵寐夙興雖泳于涯實游于明弗心之潛
則冥于升咨尔生泳學維烝烝辰哉不競逝波日驚
晦用遵養魄將載營潛之昭之泰道之允徵諸易範
本之性情字尔仲潛戒尔鳩輕非伏於潛欲抵其平
滄浪之歌有濯斯纓尔慎持之如承佩珩尔世孝義
視尔門旌柔稷維微神歆德馨由微至著有聞無聲
棄尔狹獺揚尔翹英式祇訓辭以無忝所生

贊

姚文公畫象贊

祐治之間

三宗繼體公如景星光于五緯燕許常揚時乎並世
藻火人文咸韶

帝制

廟杜巍巍風清目麗

上方倚公公則歸矣被髮騎麟視世糠粃陟降洋洋
緊公不死有肅容儀瞻者敬心

王升能叅政畫像贊

身廊廟而心山林學孔顏而志臯益生色維仁義之
形充體皆盛大之積此所以為命世之寶龜陳序之
弘璧也

王繼學畫像贊

粹然冰玉之英展也皇鳳之瑞用則盛之鸞臺鳳閣
不用則置之朱崖儋耳老智慮於多艱觀夷險於一
致固將挾玉局之飛仙以游夫鴻濛溟滓之際所謂
瑯琊之宗魯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

韓明善畫像贊

融液粹和渟涵清淑繫道而道日以光藝仁而仁至
於熟乃所謂畫錦之旂常有衍宗支蓬萊之雲氣舒
為篇目宜其表盛德之流滋集斯文之胡福我觀之
人式如金玉

自贊畫像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仕初何
与乎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

念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挂笏而看山飲水
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歲

思學齋歲有序

清河張翼受經于高陽先生得其端緒而能益致思
勉之功可謂善學者矣予以思學名其講肄之齋而
歲以發之其辭曰

心外無學學原於思思而有得乃驗於為仁陽義陰
理公已私克復往來敬義夾持權之有要心實制之
堯舜与人同此秉彝勿謂凡民雖聖可希而况學者
執復有機是故君子學如恐違方其未思戒尔外馳
如止水源不波不隨及其既思毋惑多岐必端其趨

必底于夷若執權量以計豪釐若引圭臬以奠方維
克審夫是勿置尔疑思學之功本末相資學而不思
如御舍綏思而不學如行無齋明善擇善真致其知
進德脩業行見於施下學上達在尔孳孳思誠而誠
夫何遠而悅親信友讀書誦詩涵養擴克罔或弗祗
縑以藉玉網以韞衣緝是內美暢於四支維敬之興
維德之儀彼暴棄者志遁神離以其邪思果於自欺
弗踐其形禽獸紳綏五三載籍典訓具貽後儒翼傳
秋忽無遺精義妙道日曜月輝思之而至主善為師
吾黨張氏嗜善如飴學于高陽涉其津涯亦既勤止
牧之愈卑日引月長晝思夕惟爰闢齋居以燕以頤
榜曰思學名言在茲若工有歲子為之辭學思自疆

庶幾緝熙

傳

劉節婦傳

劉節婦徐小字柔嘉婺蘭溪人家為大姓世有顯者
節婦生二十七年歸同郡金華劉似之偕之六世從
祖諱渭宋嘉定庚辰對策集英殿賜進士第一在州
里尤為望家節婦歸閨再期孕而未育侶之遘疾死
及產男也節婦泣擔曰幸哉劉氏之宗弗墜已吾有
二心何以見君地下言訖復哽咽於是劉氏家益落
節婦惡笄䟽服常如初喪而所以承祭祀脩饋饗與
出賦租以保門戶者恚身自任之不使有違節愆度
字其子潛自始學至于成人為之聘甥女而女焉生

二子一女而潛得年二十六亦竟卒姑婦相向哭期以死守全劉氏家雙杼寒梭一燈夜績卧起相依攻苦弥厲然取其紡織之贏以供鹽鹽亦常若有裕久之潛所遺二子滋蔓疑有立而女已有從姑能以節義自持易奢為儉而婦又以順正率禮成教劉氏之稱為望家者茲可以自靖於其先矣節婦今年七十一娶居且四十三年而婦寡亦十又七年予與節婦居異縣不相聞有友葉君謹翁故與侶之交而潛及其二千城城又嘗從之問學知節婦凡行尤稔教衆為予言之蓋歎世有旌復之典而人無自鬻之心若節婦之遭變罹憂鞠窮艱苦斯已甚矣不惟飭諸其躬而已信又能使一介弱婦毅然相從於茹荼食蓼

之中比之再 其家功豈少哉嗟乎節婦之名人同不樂得之而 偏予之者閔之深而美之至也今予所稱劉節婦行未采於風人名未登於策牘予獨予之以是名而不疑者稽之里黨之論而斷以史氏之法壹是人心天理之公而何私之有然則世鑒雖或不明而人心之昭灼恉而未昧彼詫節枕之麗而侈閑閔之崇以為節婦之得傳顯頌藉是亦惑之甚矣予竊卑之作劉節婦傳

傳節婦傳

節婦陳東陽縣路西里宗鄉貢進士師道女適同縣泉村傅賀生一女而賀亡節婦時年二十四賀世儒家素貧節婦居喪尽礼晝夜自力於紡績字其女至

成人而養其姑甚謹已雖簞食弗給而甘旨柔毳之
養必使常過於厚又三年而姑亡治棺具歛無違禮
衰瘁毀瘠人或弗能堪內外媻憐其無子而貧咸勸
之改適節婦以死矢于衆田吾寧餓死無寧幸生乃
益劬躬殫志節衣縮口而累仞倉續穀菽之羸則別
為之儲峙五年始克卒其舅姑与賀之喪域而窆之
哭告于廟以其從子似嗣教之孝而尤不廢於耕會
高陽許先生栖隱八華山中去傳氏不十里節婦雅
敬先生遣以束書從之孝侶既聞其講說而知夫義
理之宗緒遂能承節婦之志以終植其家節婦今年
六十有一而侶既有子矣賀之得祀与傳氏之宗藉
以不墜節婦力也里之老耆耆方上節婦之志行于縣

于大府請從

近制加之旌復雖未報下而節婦之志亦少伸矣貫
之先人泗州府君嘗與賀之諸父同治毛氏詩故相
善也於是貫作而言曰婦人處于閨門之內有三從
之義而無四術之教苟能因其所性之善而遂其所
履之正則變愈極守愈堅雖當患難流離之中而貞
女烈婦之事史常不失于書然究而觀之則其薰染
漸漬必非一日之故有自来我昔者朱呂並世東南
理孝極盛之時吾鄉有傳同叔先生孝遠於經而尤
有考於天文地理井田封建樂律兵制之書會粹其
說曰羣書百考傳于學者孝者尊之曰杏溪先生而
不敢字其孝必由夫近小以馴致於遠夫謂制度文

爲之粗有廣大精微之妙故承其講肄者皆體驗功實可以措諸其用而自程其子姓於孝益嚴而有節晚乃分其兄子定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令文公集中有與傳敬子書即其人也賀蓋先生之玄孫也仁義之澤蓄厚而流滋不得之於祿仕之優而獨發之於閨閫之懿然則

熙朝旌復之典一幸而得夫傳氏之婦以顯異之它日獨行有傳尚足以表吾儒先之德之行不獨信于其躬而信于其鄉至於其家婦人女子之被其成化者亦章々可稱如是豈非吾鄉與孝確行之明効大驗也歟貫是以論而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韓節婦傳

韓節婦劉姓絳州正平縣小吏韓筠妻也韓劉同里閉居節婦十八歲歸為筠婦劉視韓族稍大節婦知重其宗抑首促氣供婦職至元二年筠父子仁病筠從醫者求方注善藥治之其藥雜草石等法當屑為劑筠自運機碾緹軸石踵誤傷足數日風中其瘡死明年子仁亦死筠有弟節婦即去居鄰姆苟舍晝夜撫一子一女以哭曰吾未亡人使吾夫家不墜姓陪氏是其責已蓋訖喪屏簪珥益治泉絲理生業輯輯有條緒及子有室女有從則又哭曰吾與娣姒合異而同庶其優遊以老乎節婦始寘家甚微今浸浸昌裕過其門者識與不識皆留目嗟異以為是於鄉俗有助大德二年里耆李彥狀節婦義行白縣令長令

長為按實上州若府府具上中書禮部又明年下旌復如令筠死時節婦年二十七廢居實六十年云嗚呼禮慝樂淫乃見節義盛衰損益之間君子蓋深悲之而猶喜其章章者如是也新故絳在晉之墟憂深思遠邈有遺緒若節婦所自樹立豈教使然亦其土風哉予客京師見郡國所上孝義交章累牘喜其厚倫叙典之化洽于古昔徵於書作韓節婦傳

甯節婦傳

甯武宣公河內人林勇善騎射至元中從平江南有功起偏裨為將帥鎮吳而即居之子孫食其保境安民之德尚數世益滋武宣第三子諱居贊為樞密院斷事官者娶獨吉氏獨吉氏揚州路總管禮之女也

延祐三年斷事官卒京師獨吉氏纔三十三其長子十七仲子未再周而諸女皆幼獨吉氏自京師扶其喪水陸數千里還葬河內先塋挾其孤幼廬子墓下三年將還吳哭踊自擔曰吾為甯家婦不得與其夫皆老吾力猶能使子有立而女有從舍是吾無所事於世矣即捐去簪珥盛飾服御取其儉素而益以禮自治其身推之以及其家內外僮指逾千待之各有息意未嘗示之以威而步跬不敢越節愆度樹其家規自祖祢薦祭宗廟慶弔門戶租繇外凡賓客之饗燕時節之觀遊靡曼之色淫哇之聲不使接於耳而動於心間歲長子九思卒撫其孫欲其成人而進其仲子九齡於學女皆擇所宜歸總管公踰八秩猶壽

康迎來致養惟謹其所以經紀家事者有學士大夫所未講而能安以行之固天性之善哉里耆嘉其貞節為上其行于郡郡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省以次達于中書於是禮部議旌表蠲復如令事下有司為大書貞節獨吉氏之門心表其坊貞節坊云差乎節以乘剛處險慎守不變為義節而致亨惟其正焉獨吉氏一弱婦人中歲喪其所天非有理義之激昂詩書之化導獨能率德厲行自其躬以及其家興信厚之風振衰末之俗雖鄉魯習禮之士猶退讓莫與之齒易曰安節吉往有尚然則說以行險安而能享固觀於其世而可知矣九齡嘗從予學治經故子為繫次其事如右

書

荅臨川大

僕手書

去冬歸自錢塘從元性所得前簡入春偶為親舊牽連留附近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西還因奉數字為荅今又被四月十日所惠翰情辭繾綣風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志不凡近如此第三月中附書至蘭溪者却不會收亦不知付之何人也所需查君碣銘豈即廣居耶去夏別時見其瘡發頭面間似是浮陽上攻病在脾腎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後不知遂服與否果若此則其徵兆已見彼矣比數十年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早道實益遠夫其自利之心根著于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志自

高者恥於間自多者恥於求而若剽掠纖碎綠飾淺末已足以雄夸於制作之林而為獵取名爵之資矣無惑乎頽敗委靡而莫之振起也獨吾友捐棄浴學一意古初謂不肖頗嘗淑迹於是乃肯過相推予將以質其所疑證其所聞而為求端用力之地此在不肖固當竭其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於光明博大學以致夫道羣聖人載道之言具於經可見已右之人所以底至於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已之私係累於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略陳之今信道如吾友薦志如吾友願一求之羣聖人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益荀揚韓之書以博其趣

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形之歌詠自然適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就彼今人以日淪於誇下而莫之救也願不肖日勉之而未至輒復進之吾友吾友以為如何貫潛伏空山安貧味道畏影收聲西游之期渺其未卜而吾友又方斲繫人門未能以足赴目相望甚遠暑溽万万自厚

荅金華宋景濂書

承問尺法老嬾不能多記姑即其所省以荅來意蓋自宋徽廟製大晟樂時禮官用大禹聲律身度之說請以天子中指為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為長短廣袤之節當時固有非之者矣然蔡陽文公編類

家禮於深衣製度條明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爲寸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於造木主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卽是二說同出一書已不能歸一况諸家互有同異者乎不肖性在禮院時因更造時饗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於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索得之其製作極工然校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以爲玉尺歷代韻傳蓋久尤有據依遂準用

玉尺定下其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佶難准以爲法然是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吾友以爲何如抑吾黨之學體驗擴充其事固不止是願益自察識以進於光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之望也



